

海軍生涯舊憶 (上)

● 堯 日

我生於三〇年代，一九四九年隨政府及家人一起來台灣，可說是幸運的一代。小時候經過多次戰亂，飽受流離苦難。但是萬幸我仍有一個完整的家，父母雙親與弟妹始終在一起，所以比那些稍長我一兩歲而隻身來台灣的老大哥們是幸運得多。

初識艦艇立志造艦

在離開大陸前，我全家住在廣州，黃埔港是我最初認識海軍的開始。因為家父是廣東東莞人，當年從軍就讀在黃埔軍校，所以黃埔這個名詞，對我是親切的。但是父親是個陸軍，

由剿共、抗日，最後遷至台灣。兒時隨著看部隊跑過大陸許多地方。我從小與父親部隊裡的官兵們常在一起，陸軍中的一切生活點滴在心頭，也使我的童年處處新鮮，快樂！反正家隨著部隊移走，逃難也好！真是少年不知愁苦滋味，我就是這樣長大的！但是離開大陸前，我已十多歲了，看到黃埔港內的幾艘艦艇，非常好奇！我常常單獨跑到艦艇近邊去觀察，看見許多年輕穿著水兵制服的海軍，端著餐盤，載歌載舞，瀟灑無比！雖然那幾年國共戰爭，正是如火如荼，但在當年我童稚的心目中，海軍們大概非常

快樂，從來沒有甚麼失敗的感覺吧！在記憶中，他們餐盤中的菜並不好，但是他們精神抖擻，個個都有些本領的樣子，神氣十足。

在那個人人慌張，人人自危的時代，年輕人想逃離現實而求生求變的心理是必然的。又何況，廣州到處都有徵募參軍的廣告，最吸引人的是到台灣去參加新軍，非常生動！許多南下流亡的學生，大多是隻身逃避共產黨的迫害，都是忠於國民政府的平民子弟，所以大家都有隨政府一起走的志願。如能到軍中，一起到台灣去！是心願的第一步！而至於未來，可能

就很少人去想了！我之所以想從軍，早就開始了，雖然我是隨父母舉家來台的，但是國仇家恨，將來要打回大陸去，這種心理，並不是政府宣傳，或誰影響的，而確是一種愛國，愛家自然形成的。所以後來我走上當軍人這條路是自己的選擇，今日思之，是沒有甚麼可以埋怨的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們全家來台灣，一直住在台中，我自初中而高中均畢業於省立台中二中，這是一所多數外省籍學生集中的學校，老師們亦是外省籍為多。幾位校長，像第一任潘振球，第二任羅人杰，都是蔣經國先生麾下的大將，後來都是教育部，省教育廳的最高首長。我記得最早的教務主任薛光祖後來也當了省教育廳長。

這些老師們，都是忠黨愛國的青年領導者，我們那一屆的高中畢業生，從軍報國的有一半以上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，我非常喜歡海軍，特別喜歡船上生活，好奇與強烈的愛國心促使

我寧願放棄一切，投考海軍機械學校，立志將來要為海軍造軍艦。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我父親有一位很知己的長官——桂永清將軍，在我高二時曾到過台中我家，他雄偉的身影令人肅然起敬，他對我在家中自己所做的一些飛機、軍艦小模型，讚不絕口。他當著父親面鼓勵我，希望我高中畢業後去報考他所創辦的海軍機械學校，將來必有光明前途，這就決定了我今後的一生。

考進機校轉攻理工

我在年輕時代喜歡音樂與繪畫，但是當海軍必須走進理工領域，對數理並不擅長的我，要一下子專心理工，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去改變。首先軍

中的生活，絕不可以自由自在，而團體的生活，不允許太多個人主義。過去我有英雄主義色彩，這大概父親是個陸軍將領的關係，從小被雙親慣壞，被週圍的人捧壞，用嬌生慣養來形

容亦不過分。但是從到台灣後，一切驟變，生活艱苦，家境大落，連初中二年級時繳交省立中學的學費，母親都說困難。我那时候心想到家中老大的我，不出去，可能四個弟妹全要失學了。所以我下定決心，高中畢業後一定去軍校。海軍機校是那樣完美，我到那兒，從此前途光明，有吃有住，自己生活問題解決了，也解除家中困境。由於我高中功課不錯，除了視力稍弱外，考海軍官機兩校都合條件，但是海軍機校，造船系吸引了我，我當然選擇機校，考試結果，我是前五名考上的，當時全家為我高興。從此家中有一個當海軍了，將來可以穿白制服，金光閃閃，炫耀門庭。

然而進了海軍機校大門後，我才知道，這究竟還是一所軍事學校，喊口號，出操是少不了的。這與海軍學校招生廣告大有出入，這兒是讀的大學工學院的書，但是學校的管理仍是部隊，輔導長等於是看家婆，同學之

間必須相互照應，其實就是大小事會有人打小報告。你幾天沒刷牙，你那天發牢騷，說了些甚麼話，罵過誰？都會有人記錄。就因為這些事，同學們相處，彼此多有戒心，原本軍人的情誼是極易成長，但是長久相處，對某些特定的同學，就造成了距離，攪小圈子，幾個要好的就聚在一起，成了所謂攪小團體，小組織，這是軍中所絕不允許的。我們這一年班人數已夠少了，但是這種不協調，不和諧的現象，已經存在。我們這個年班人數不到三十人，最後分為造船、造機及電機三個系。每個系七至八人。至於分系的標準，是以第一年的學科為標準，除了全班第一名可自由選系外，其他一概在升旗台前，以抽籤決定。我抽到的是造機系，與我原想唸造船系的理想相悖，真如冷水澆頭，心中之沮喪可想而知。在學第二年我幾乎讀不下去，想要退學，學校規定要貼錢，而且不知是誰打的小報告，說許

多同學想退學，這種情形在三年級時最為熱烈，學校長官們採取勸導與嚴厲的禁止手段，不管你是主動或是被動想退學的都被校方嚴加管束。在各種威迫、利誘，想盡方法的勸阻下，我們這個年班還是走了好幾個。我記得第一名的那位，入伍的前一天，就被某大官的專車由學校側門給帶走，另外幾個在三年級時離校，當然是以交白卷的方式，功課不及格而退學。如果是蓄意退學，可能不會那樣容易離開的，因為那還是威權時代。我為了面子，對未來還存有幻想和希望，雖然讀造機系很吃力，還是硬撐了過來，造機系其實就是機械系的課程，四年我總算畢業了，但是以工學院的標準而言，我自認還是不及格。不過我從四年中是認清了，這所學校是少數海軍高層人士一廂情願想成立的學校，對大部分海軍人士而言，並未獲得一致共識與認同。海軍某些長官在當年眼光較遠，希望海軍能有一所專

業學校，自己培養具有造船與造艦能力的專業人才，藉以掌握全國的造船與航業界，包括航運、船廠、鋼鐵業、學術界等均將一統而形成一脈。唯這些長官們，忘卻海軍有其自身的需要，而全國航業與造船界有其民營資源與不同的系統。故而短短不到十年，海軍機校辦到四十八年班招生後，即奉國防部命停辦。原因非常明顯，海軍必須有其自己的大一統，絕不允許類似非正式官科的軍官夾雜其中，而影響了正統海軍官校畢業軍官的前途。所以海軍機校注定是短命的。唯遺憾的是五百位優秀同學的未來與前程，就此結束了。而某些長官為海軍百年建軍造艦的歷史使命宣告無疾而終。問題是這樣是否可治好海軍傳統的老毛病，似乎沒有，而其後遺症不少，受害的並非五百人而已！真正受害的是這個國家與整個海軍。

中船建廠徘徊門外

我資質中等，可說是不學無術，唯可貴者，是我清純正直，卻有大丈夫氣概，尤其是愛國情操不讓他人，如果是活在孫中山先生革命時期，必是烈士，唯活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濁世，就變成無用的人了。

記得在一次北上的火車上，正好有好幾位同校的老大哥在車上，有兩位已到中山科學院上班了，我也因同學的推薦正要去中山的核能研究所報到，這不是我的第一志願，但是被同學光榮推介，心中仍是興奮的，對機校前校長王先登先生（機校的前一期與軍官班同學，都是他最親信的子弟，所以機校學生有所謂上海派者，即指他們）軍職外調後將成立南部大造船廠（中國造船公司，高雄總廠）是最為嚮往的，因而當遇到一位沈姓學長時，本人竟情不自禁的，把所有的志，表白無遺。從此種下禍根，以後的幾十年，災難不斷，原來沈學長是王先登身邊的大將之一，他

們幾個人操縱了，所有中船公司建廠作業海軍人選的審定。他們非常不喜歡像我這號人物。因為我只重專業，不喜歡參與長官的利益圈子，以致我在中山科學院只待了八個月即離開，但在中船門外處處碰壁。

我服務海軍十六年，退伍後轉業經過不少單立，但最後仍進了國營事業中國造船公司。原因是個人所學與性向是造船事業，有許多先期老大哥，大概與王先登關係良好，都先我進入中船公司，當時被稱為先期建廠人員。確實待遇不錯，據說比海軍外調人員多五千元（台幣）加給，本薪（海軍薪給）照領。一時機校同學趨之若鶩，我當不例外，略不同者，是我的動機要參加造船，最後的目的是要造船。待遇高，當然好，待遇不好，我還是要幹。

我是機校四十六年班，於一九五七年畢業。依規定全班同學於翌年元月十五日起，上艦見習三月後派職。

我記得那天正好是陰曆大年廿九，我於下午在西子灣登陸碼頭上艦，艦號是二〇五，艦名是中建軍艦。

我第一次深刻的印象，是官廳，艦長與各官員，依序就坐相談的情形。由於生平第一次上軍艦，多少有些緊張，但新鮮感與好奇心，使我一直興奮了很久！這三個月不算短的艦訓時間，對我而言應該太少了！沒學到多少，倒是艦長沈中校，說話慢條斯理，話中總帶保留，後來聽說他是馬尾派，頗不得志。另外有位湖南籍的槍砲官李嚴上尉，常發牢騷，亦頗自負，話中老帶刺。因為這只是一艘後勤兩棲作戰支援艦艇，在作戰艦隊中，還排不到號。可是我上艦後的第一次出航，艦長宣示，是件大事，乃是奉命載送台灣各界組成的春節勞軍團，往外島作為期三個月的宣慰前線駐軍的活動。本艦啟航時間已定，唯念本人是新報到的見習官，特准我特別假三天回家探親，但須準時返艦報到

，因部隊規定非外宿假，當日仍應歸營，以使艦方掌握隨時啟航。這是我第一次出海，海上生活，多采多姿！比有些同學派到陽字號艦與太字號艦是有趣得多。我因此認識了演藝界人物，像劉維斌、曹健、錢璐等許多名藝人。

出海見習三個月的艦訓生活，滿足了我一次遊遍前方金馬與烏坵各島嶼，這是我做夢亦未想到的事。更令我驚奇信服的是，我認識了一位不平凡，永遠令我難忘的輪機長周長銘少校，他是一位不多說話，完全以身作則帶人做事，身先士卒的好軍人。他教導我如何寫每日「輪機夜令」，這是輪機長對每日工作的交代，於每日當晚約八時前須貼在主機艙與輪機隊辦公室外，並規定次日應做的事。記得結訓前一週，亦即本艦環島航行一趟結束任務前，按維修計劃要進海軍第一造船廠乾塢。周輪機長特地要我與他一起爬艦底檢查各艙櫃（DOUBLE BOTTOM），並詳細繪製各艙底

漏水部位，他那種務實的態度，使我一生受其影響，是我師學的典範。最後我由輪機隊的班長們的談話中得知，他是海軍軍官班的，當年投效海軍接艦前曾就讀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。同樣的，兩位輪機士官長，亦極其盡責，艦上的各管路、閥及電機、馬達，熟悉無比，艦上有任何狀況，他們都能自行處理，但是這艘軍艦，外觀相當老舊，但是艦上機械部分卻維持得相當好，頗不容易。

八二三砲戰，我已派在海軍一廠服務，得知中建軍艦於料羅灣搶灘運補時，遭共軍砲擊傷亡頗重，艦體受重傷，但輪機部分仍保持良好。

回憶當年所見該艦輪機隊人員，周長銘少校與兩位士官長都是實實在在的做事，中建軍艦早已有好的傳統，故在這次戰役中雖受重創，仍發揮無比的戰鬥力，是一艘經得起考驗的戰艦。

修艦見識前輩功力

一九五八年我被派往海軍一廠服務，在鉗工場擔任工程官。鉗工場是負責陽字號，蒸汽、鍋爐、動力機械的修理工作，我很榮幸參加了當年中美合約修艦，第一艘DD艦咸陽號（編號十六）的大修工程。我能從事造船工作，一切的基礎，都歸功於這段時候的學習。為了這艘二戰時代美製的陽字號，我向艦方借到所有主輔機說明書與藍圖好幾冊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讀第一遍，而後我幾乎不斷上班到艦上去核對，作筆記，特別是各艙各機械的部位與相關各裝備的關連處都做出記號，以比對過去在學校理論上的說明與艦上實際機械的安排作比較。非常感謝當年艦上的輪機長陳崇鎮中校，引導我了解美製陽字號，深入接觸艦上各輪機裝備的實際操作與維修。陽字號大修的時間，由拆、修、裝回到試俾，時間約需兩年。在所

有裝備，包括各重要機械部分、閥、管路等，都全部由艦上拆運到工場，這是要細心區劃放置的。一項不可缺，一項不可少。因為艦上的官員與士官兵，都非常優秀，要求嚴格。由於這是國內海軍造船廠首次大修，艦上官兵對船廠無信心，而且原有出國大修的機會，而今限在國內修理，又在軍區內，當時艦方與船廠相處，開始時極不融洽，幾成對立狀態。

當年台美關係尚佳，合約修艦由美方付費，美國海軍顧問團有審核我海軍修艦料配件申求的權利，因之無論廠方與艦方對於顧問團的任何人都

恭敬萬分，有時一位美軍士官或士兵常官僚十足的對待我方人員。有一次一位海軍上校級軍官為了申請一項輪機配件，竟被對方以三字經臭罵，動則以「你們海軍如何、如何……」，使人人有受辱之感。

由於艦方與廠方都常受洋人欺侮，大家才醒悟，求人不如求己，艦廠必須合作，否則修艦效率，與計劃完工時間都受影響，適逢台海情勢緊張，船廠不分晝夜趕修成陽艦，海軍造船廠與在修艦艇官兵突然相處融洽和睦，施工異常順利，這是過去船廠從未有的事。更奇的事是，艦廠官員

中，許多非常優秀的軍官，像英文特別好的，多自動協助溝通美方籌獲料配件。像陳崇鎮輪機長，他英日語都非常流利，對輪機工程，艦上機械裝備瞭如指掌，負起船廠施工，兼顧指導與監工雙重職責。如此稱職的輪機長，素質這麼高的海軍軍官，今日是少之又少了！

兩年施工時間，我與陳崇鎮，還有幾位前後機艙的班長都成了好朋友。後來我才知道陳崇鎮出身汪精衛創辦的偽海軍官校，據說，他雖然非常優秀，但在海軍中，頗不得志，最後亦提早退伍，可惜了！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填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